

鲁院里的桑葚熟了

□马万里

天欲亮未亮，一群鸟儿就飞来了。落在鲁迅文学院的树上，它们像是赶赴一场美妙的盛会，却惊扰了我的一袭尘梦。

我索性走出门外，在鲁院的园子里散步。一只小鸟儿在我的前边走走停停，我像是受到某种神秘的牵引，格外好奇，便跟在它的身后。它落在了一棵桑树上。原来鲁院里有两棵硕大的桑树，一个人伸开胳膊可以把它围抱起来，枝繁而叶茂。一星期前，我还和来自宁夏的马金莲同学在校园里散步，曾扒拉着树枝往上看，上面结满了密密麻麻的幼小青果，像是青春期男孩子脸上的粉刺小而坚硬。又过了几天的工夫，桑葚慢慢大了起来，它们是一寸一寸地长大，像是生命的胚胎，又像是一条条可爱的春蚕。太阳一

朗照便红了脸，先是一点一点地红，然后是满身红遍，后来就往紫里长、往黑里变。对我来说一群鸟就是一只鸟，现在的鸟也是过去的鸟，它们长的样子我好像分不清，我看着哪一只鸟儿都很熟稔，哪一只鸟儿都像我家乡的鸟儿。走在树下我会一不小心踩踏上一颗桑葚，然后“砰”的一声就碎了，这时我的心就会猛地一紧，满是罪恶感，我像是杀了一个生灵一样嘴里不停地忏悔。我怕后来的人重走我的老路，便蹲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将完好的桑葚捡拾起来，放在花园里的石凳上，等有情的人、有缘的人带它们回家。

桑枝低矮，我长久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有的青涩、有的微红、有的大红、有的黑紫，我和它们用目光交流，用心灵对

话。触景生情，我会想到我十月怀胎的孩子，我会想起难产的痛楚。桑树是母性的，是母亲，每年它会生下无数的孩子。

有的时候成熟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事情，我坐在园里的石凳上听“砰”的一声一枚桑葚果落了下来，接着又是“砰”的一声，这“砰砰”的声音很美妙，像花开的声音，又像袅袅的佛音，更像十月怀胎的婴儿脱离了母体。“砰”的一声，是它在这个世上嘹亮的啼哭吗？

我想桑葚也一定是有思想的果子，它饱满、鲜嫩、甘甜。它一定也有呼吸、心跳、脉动，它落地的那一瞬间就完成了整个一生的使命，它落到坚硬的地面上会不会把自己也磕疼了？会有人带它回家吗？然而不管结果怎样它总是要成熟，总是要长大，总是要化成酒。

我喜欢鲁院的园子，喜欢这里的每一株植物、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每一缕阳光、每一座雕像，喜欢这里的鸟儿，如果没有人干扰，它们该是多么幸福的种类啊！一辈子都追着太阳飞、跟着春天飞，花开花谢、果熟蒂落，万物分明、大地安宁……那些自由坚硬的翅膀，任凭空中的风是无法折断的。

鲁院里的桑葚红了的时候，意味着夏天就要到了，也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岁月易老天难老，清泉明月晓，高树乱鸟鸣。我沿着一条落满桑葚的小径在园里散步，我闻到了空气里的那种甜、那种芬芳，我看到了水莲花在开放，听到了母鱼甩籽的声音，这里到处都是声音，到处都是呼吸和心跳。不知何时一只黄色的野猫伏在了我的

身边，让我感到人世的安好。我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毛发，便羡慕起这只猫来，它能长久地住在这里成为鲁院的一员真是幸福，它早来到湖边是为了陪我还是为了那湖里的鱼儿？

早先我不认识桑葚，感觉它黑黑的样子很恐怖，想着吃完后会不会弄得满嘴的黑。知道桑葚还是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上，在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到的：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那时我就对桑葚充满了向往。我不知道我今天看到的桑葚，是不是和鲁迅先生笔下的桑葚一样呢！

骄阳下的一片雨

□彭 飞

骄阳如火。小木从对面马路穿过来，绿灯短暂，她就加快了步伐。这里是市中心，十字路口涌满了车辆，汽笛与如织的人流结成了一道奇异的网，热腾腾的，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小木从对面马路穿过来，粉色连衣裙，黑色丝袜，看到我，很高兴的样子，说，老远我就觉得是你。

七年前，我和小木进了同一家单位，同龄，同经历，又分到同一间宿舍，有很长一段时间，同寝同行。然而面上却是淡淡的，不远近，及至我换了单位和她分开才渐渐悟到她的好。密必生缝隙，距离让我挽回了一个珍贵的朋友。

我说小木你又瘦了，她笑言我每次见她第一句总是如此。仿佛就是，我们相隔不远，除了电话却极少碰面，碰到又都匆匆的，只觉时光短暂。我和她分开时，她刚歇过产假，身材实属丰满之列。关于她身材的记忆也就偏偏定格在了那时，关于变瘦的理论由此得出，也并不是在敷衍，况我俩也早已过了依靠敷衍得以交往的时段。

我们去医院看高阳，共同的好友，新生了儿子，憔悴不堪。屋内却是喜悦的，老来得孙的舒展以及香火续接的豪迈感，让婆婆笑得合不拢嘴。小小的婴孩让高阳锦上添花，她一直是乐观的，贤惠、隐忍，躯体散发的光芒可以在不经意间温暖某些坚硬似冰的东西。我很喜欢和她聊天，看她忙着做饭、收拾家务、教训孩子、絮叨老公，又隐藏不住对老公的崇拜和宠爱。她是快乐的，世俗的欲望在她那里果真都世俗起来，她一直能看得到幸福，幸福就格外看重她了。

我和小木在一家干净的面馆里吃午饭。无数的话题忽然扯开，然而只有午饭的时光，我们就无奈了，停下来打量对方的变化。想起我们三个以前在一起时，我说，她们听。偶尔去 KTV 时也一样，我唱，她们听。忽觉无聊了，不分时间，总会打电话过去倾诉，不管对方在忙什么，只到痛极了才肯罢手。她们都是沉静寡言的人，越发显得我恣意随性。我常常不愿意去敷衍别人，唯恐自己的时间



遥远的外婆家

□樊瑞楠

随着外婆故去，我有很多年没有去过外婆那个村了，这是一个曾经洒落了我童年欢乐的村庄，那些美好的记忆像一枚枚贝壳在我心里海里激荡激荡……

外婆家所在的村庄很偏远，城镇和市井的浮华淫染不到这里，这是一块纯净的古朴之地。村里正中是一条宽宽的街道，脚下是被经年人踩马路、坚实平坦、乌黑发亮的土路，两边是一座座土房瓦屋。街上走着荷锄挑担之人，他们穿着简朴、神色从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清爽踏实自足平和、像一张写意画平平的，凝然不动，仿佛在出神凝望自己水中的倩影。东面不远有一户人家，土墙青瓦，房前一棵巨柳，新绿的柳条在雾雨中丝丝弄碧，轻拂檐际。我低着头慢慢走着，不时停下来抬头四望，每当我目光望向那处新柳掩映的房屋，心里总是蓦然产生一种宁静感；那是一处老宅，虽相隔很远，仍可能让人感到那柳条掩映的瓦垄上布满青苔，那简朴的院落里仿佛有啾啾的鸡鸣，它安然坐落在四周新建的气派楼房之间，一点也不自惭形秽，反而显出一种雍容的气度，散发一种老宅特有的静谧。

望着它，我心里产生一种急切想回去的感觉，回到家中那个老宅里去。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坐在院子里暖洋洋的阳光下，坐在那几株如满树轻云般盛开着花朵的杏树下，坐在随着微风纷纷飘落的花瓣里和枝头喳喳的鸟鸣声中，坐在处处能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老树旧物所唤起的对母亲的怀念和对十年前自己在那宅院里留下的幸福快乐生活的追忆里，用缅怀的心情去静静品味十年漂泊流浪岁月里让我魂牵梦萦的那份老宅的温馨与宁静……

我们一家几口沿着长长的大堰或走在空旷的河滩里，望着曲里拐弯一眼望不到边的河床，不禁会发出一种好奇感和神秘感。这里还是抛弃死要的地方，看到河床上飘落的衣服碎片，母亲就会低声地嘱咐我们远远地回避这些不祥之物，所以走在河滩里我们还有一种孤寂感和恐慌感。

下了大堰，看到村中的房子，我们的心才踏实下来，迎接我们的是村人一脸憨实的笑容。他们说：“清化家又来了。”或者说：“清化家的外甥又来了。”我们是整个村的亲戚，外甥，一路上都是热情的问候声。有人帮着抱我们的，有人帮忙拿篮子的，更有人跑在前面报信的。外婆被喊出来，她高大的，穿着宽大的有襟布衫，裹着绑腿，一双缠过的小脚站在那里，手

搭凉棚向我们张望，我们扎撒着小手像雀儿一样欢呼着扑过去。

外婆家住的院子住着好几户人家，二外公和表舅几家人就会走过来看我们，年过八旬的外祖母闻讯也赶忙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外边赶回来，众人热热和和地聚在一起拉长道短，浓郁的亲情弥漫一屋。

外祖母是家中至尊，她坐在当屋左手，我们像众星捧月般环绕在她的周围。打我记事起，外祖母就被儿孙们养着，颐养天年。我的外婆二十九岁就守寡在门，但外婆和舅父从未推卸过责任，他们和二外公一家轮流照管着外祖母，外婆和二外婆专门在家里料理家务，地里的农活都是家里的青壮劳动力干的，她们会应时应顺地把热馍热菜热汤端上桌，外祖母吃过饭后，便悠闲自得地到街滩里布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河滩长年干旱无水，只有山洪暴发时，洪水才从几十里的山中奔流而下。据说洪水大时，水声涛响喧然，彻夜不息，那种奔腾的气势，一定是非常壮观。第二天天刚破晓，村中之人就纷纷跑到大堰上去看山洪奔泻，水中飘着树木、房梁甚至牲畜，一路狂奔，奔向远方，奔向黄河。水落了，人们就纷纷下到河里打捞拾捡遗留之物。山洪暴发是十年九不遇的事，所以洪水狂奔的壮观场面对于我们很多孩子来说只是个传说。我们更是怕山洪暴发时洪水截死了公路，都是错过雨季到外婆家走亲戚的，我们顶多看到的是大雨过后滩中深深浅浅坑中的积水。

我们一家几口沿着长长的大堰或走在空旷的河滩里，望着曲里拐弯一眼望不到边的河床，不禁会发出一种好奇感和神秘感。这里还是抛弃死要的地方，看到河床上飘落的衣服碎片，母亲就会低声地嘱咐我们远远地回避这些不祥之物，所以走在河滩里我们还有一种孤寂感和恐慌感。

下了大堰，看到村中的房子，我们的心才踏实下来，迎接我们的是村人一脸憨实的笑容。他们说：“清化家又来了。”或者说：“清化家的外甥又来了。”我们是整个村的亲戚，外甥，一路上都是热情的问候声。有人帮着抱我们的，有人帮忙拿篮子的，更有人跑在前面报信的。外婆被喊出来，她高大的，穿着宽大的有襟布衫，裹着绑腿，一双缠过的小脚站在那里，手

放暑假，秋假的时候，我也到外婆家住过。六月连天，麦浪翻滚，我跟着表姐一起下地割麦子。那时是大集体，人们排队站在大田里干活，每人一畦麦子，谁先割到地头谁先歇；担茅粪也这样，一下午十担或二十担粪，挣几个工

分，有人给你记着数，大家为了早点干完活，也为了不甘人后，比赛着往前跑，往往一晌的话，多半晌就干完了。人们就坐在地头的树荫下乘凉，那些七大姨八大妯娌们一边扯着长长的针线纳鞋底，一边逗我：“清化街，五里长，喝水水(fei)不开，吃馍馍不熟(fu)。”然后她们就笑着问我：“闺女，你几岁(fei)了？”我认真地用清化话回答：“我十岁(fei)了。”我的发音引出她们一片笑声。表姐就纠正我：“是岁(sui)，不是(fei)。”外婆的村距焦作的王封、李封比较近，他们这几个字的发音接近于普通话，我红着脸重复着表姐的发音。再有人这么逗我，我要么不答要么学着他们的发音。

我们收工回到外婆家，外婆就将香喷喷的饭端上桌。

外婆是出了名的“好茶饭”，她不会做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那时也没有这个条件。一日三餐，家常便饭，却被她做得极其可口。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她做的杂面汤面条，她擀的面条薄如蝉翼，细如发丝，面条下在玉米面清汤里柔韧不断，汤里有黄豆、胡萝卜丝、碧绿的青菜，放上蒜苗、红苋菜，再将滚烫的油烹蒜瓣炸在锅里，满屋飘香。我被这浓郁绵长的香味勾引得食欲大开。我先喝一口热汤，一股热流和美味就“吱溜”一声钻进了心里，顿时浑身通泰，肠胃生津。我呼噜噜喝连面汤吃得胃饱肚胀，连连打嗝，还想吃。至今回想起外婆做的杂面汤面条，我还会口舌生津，回味无穷。

外婆的村是菜区，村里种着各种蔬菜，地里花红柳绿，田埂路边生长着杏树、桃树、柿树。夏秋两季果蔬飘香，我和村里的孩子们们在田里树下捉蚱蚹，渴了便钻进菜地里扭下两根黄瓜或爬到树上摘下几颗杏子吃，生产队长是他们的没出五服的表舅，他出了名的严厉，就连他的孩子都不敢随便上树摘果。但他对我却格外地慈祥 and 宽容，从来没有呵责过我，我在外婆家受到众人的优待和宠爱。

如今外婆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自外婆去世后，我就再没有去过那个村，这个村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古时遗风吗？我不知道。外婆和外婆的那个村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这个村名叫鹿村，它古朴、遥远，如梦如幻地向我走来……

微小说三则

□曹 欢

(一)

一片指甲

时近黄昏，四个同学钓鱼大丰收。老夏骑自行车带着庄月，穿行在乡间凸凹不平的小路上，急火火追撵前面的两个同学。一幕归老农低头兀自横穿小路，老夏猝不及防，将老农撞倒。

老农一片指甲被擦刮掉。老夏和庄月惊慌失措，遍寻无踪。

老农及闻讯而至的乡亲不依不饶，将老夏和庄月扭送到村委会。

老夏提出把自己一片指甲拔掉，给老农安上。老农答：“不稀罕，不要。”

庄月提出把自行车赔给老农。老农答：“不会骑，不要。”

老夏、庄月同时问：“想要什么？”

老农牙齿硬硬地说：“鱼。”一网兜鱼赔给了老农。

老夏和庄月再回到事发地，终于找到了那片指甲。

老夏骑自行车带着庄月，慢慢吞吞穿行在乡间凸凹不平的小路上。

老夏对庄月说：“带上这片指甲，也好给那俩同学有个交代。”庄月对老夏说：“暑假的作文，有写头了。”

(二)

坐怀不乱

庄月请朋友来家吃饭。

席间，东东喝高了，极尽大美之辞夸奖庄月：“庄哥的道德品质就是高，实在是高。高到什么境界呢？坐怀都不乱。”

秦奋起哄：“我可没有庄哥的定力，哪驴坐怀才不乱呢。”

阿杰也在一旁掺和：“不等坐怀我们都乱了。”

庄月妻闻声从厨房出来，认真地问东东：“看来是有人坐过庄哥的怀了？”

东东竭力辩解：“嫂子，不是这个意思，没人坐过庄哥的怀，是庄哥坐在别人怀里都……不乱。”“谁怀里？”庄月妻追问。

东东语塞。

“坐你怀里不乱呗。”庄月把话插进来。

七 绝

咏一线天

□清 秋

风作浆兮云作舟，
山亦含情水亦柔。
百转千回蜿蜒去，
一线险峰天尽头。

七 律

问 柳

□田晓霞

一抹鹅黄初照眼，
已教春讯满城楼。
轻垂帘幔遮人眼，
怕惹相思存预谋。
纤腰曼舞几多媚，
玉首轻垂为底愁。
惯看人间离别事，
何时荫下护鸳俦？